

閒話桂系人物

鄧以彭

廣西政要是非功過

前言

拜讀中外雜誌第一二〇期謝康博士「追懷白崇禧將軍」一文，使我疑團多年的「廣西大學選梧」和「省議長選舉」內幕獲得答案；這兩事筆者也沾上點邊兒，如果謝博士不說，我還以為陳劍脩祇是投「解放」之機的人物；尤使我訝異的是教育部朱家驊部長也以「八字脚」（兩廣人稱共產黨）向廣西推銷，內外夾攻，安得不糟？關于省議長選舉，白崇禧支持其共黨老師李任仁數十年如一日；自清黨時起，直接間接共產黨徒死在白崇禧手下的總有好幾萬人，他的反共意志也是數十年如一日。可說矛盾之至！

閒話桂系人物

關於廣西大學選梧，（廣西大學十八年建成於梧州，後遷桂林，原址撥與梧州高中、梧州初中兩校。勝利以後，共黨職業學生倡議遷回梧州。）筆者當時會奉命疏勸梧州高中李劍中校長讓出教室，并開會歡迎，力避糾紛等安撫工作。至於省議長選舉，早就風聞李任仁與陳錫珖同出競選，將拚個你死我活。廣西省黨部對蒼梧縣的參

議員候選人，竟提名終年臥病的何予淑。當時省參議員選舉，并非直接民選，而是間接選舉，祇要縣參議員票選。筆者當時是蒼梧縣黨務負責人及蒼梧日報發行人，也是縣參議員，關上黨部、報社大門就有十一張票，再向外拉十四票，就有廿五票，（四十三鄉鎮，每鄉鎮一人，另農、工、商、教、婦女各一席，共四十八席。）穩可當選。我奇怪的是省黨部對提名工作，既未經過假投票，也不做民意反映和深入調查，竟然提名何予淑要我負責選出。省黨部提名何予淑做省參議員，自是投李任仁的票；因為何予淑任省立梧州女中校長，李任教育廳長，有長官部屬的關係。我既不去女中蘭閣病榻訪候何小姐，（標梅早過，猶是小姑獨處。）也不支持任何人競選。不三天，省調統室刁劍飛來梧教我出來競選，地方父老也慫恿我兼民意代表。又幾天，李任仁支持的省黨部書記長，也是我中學時的老師羅廣福也到梧，又叫我競選；對提名何予淑事，似已知我很高興，便絕口不提了。我想：我如果當選，定是支持早已認識的陳錫珖，羅廣福老師知我

投陳錫珖不投李任仁必說我反骨，了無「香火情」；（師亦香火堂神祇也）同時，省黨部提名何予淑，我却取而代之，違紀競選，開除黨籍，鄉人說我搶了何予淑的飯碗，（外間人以為是有薪給的）更不好受。所以對各方鼓勵，通通婉謝，聽其自然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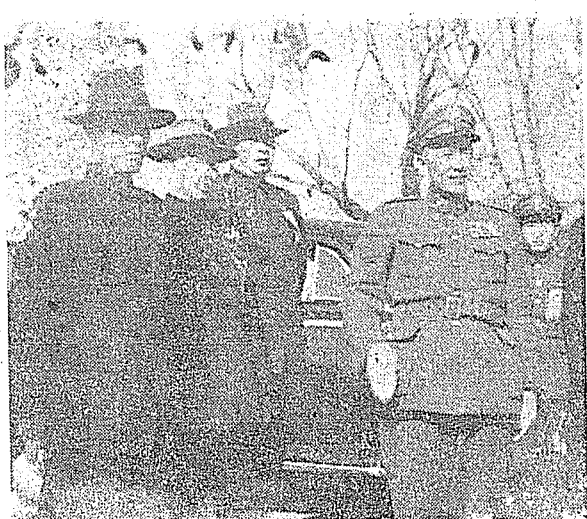
因為謝康博士提起白崇禧的往事，便勾起三十多年前共匪貽禍梧州的片斷，也引起我寫本文的動機。

新桂系與廣西三傑

一個人之能成名，并非單槍匹馬可以闖出來的，必須有相當關係的人互為奧援才能成功。像白崇禧之成名，如果當年沒有馬曉軍起用他，黃紹竑就不會邀他當參謀長，李宗仁也不會認識而信任他，黃旭初更無從協助幫忙了；很可能老死牖下，沒沒無聞。

新桂系有別於舊桂系。所謂「舊桂系」，是指民國六年至民國十年間兩廣巡閱使陸榮廷所領導的廣西軍人集團。「新桂系」一詞，始於民國

十六年寧漢合作之後，汪精衛想在兩廣另起爐灶，組織政府，與南京分庭抗禮，得不到握有實力廣西籍而任廣東省主席李濟琛和廣西省主席黃紹竑的同意，煽動前方第四軍回粵倒李，才有打倒新桂系的標語出現。嗣後廣西留穗、留滬、留平學會每出刊物，多刊出李濟琛、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四人的照片。青年黨在香港辦的工商日報（後頂與何東）和稍後的探海燈半月刊又常常把他們幾個湊在一起，人們便以桂系目之。十八年，李濟琛倒台後，中央軍、粵軍、湘軍、滇軍進入廣西，除了打打殺殺之外，打倒桂系，肅清李、黃、白的標語和口號，又成了出色當行的宣



白崇禧將軍(右)民國三十六年在武漢與地方首長合影。

傳八股。陳濟棠并收買黃紹竑時代的教育兼農工雙料廳長蘇民在梧州辦和平日報，天天寫文章攻擊李、黃、白，說打倒桂系。十九年。張發奎加盟後，人們又叫張桂聯軍；（張於民國十八年多到桂，至十九年報紙才稱張桂聯軍。）把紅極一時的桂系置於張氏之下，李、黃、白歡迎之不暇，何遑計及排名的先後，比起時下影歌星之爭排名，就豁達多了。白崇禧逝世時，張發奎輓聯有云：「今日是何年，待掃毛林，名將忽殞殊負負；斯人重當代，侈談張桂，男兒合陣本堂堂。」便可證明。後來黃紹竑與白崇禧鬧翻，黃脫輻而去；黃旭初又有打退滇軍之功而當上省主席，又成了李、白、黃（旭初）的局面。在廣西每一區鄉鎮村街公所、學校，民衆團體的禮堂、辦公廳、會客室，都高高的掛着他們三人的照相，與總理遺像遙遙相對，人稱廣西三傑，全省軍、公、教、社團人員和到過廣西的人都知道；有些人還比李宗仁爲韓信，白崇禧爲張良，黃旭初爲蕭何呢。

民國十年至廿五年期間，李宗仁極不安於廣西似的，省內大小事情都交給白崇禧掌管，以主持西南中樞政務爲名，大部時間都住在廣州。其實，西南政務，當時粵方政要，懷於龍濟光、陸榮廷、李濟琛之反客爲主，凡對外省人都存有戒心，而由古應芬、陳濟棠負全責。因此，李宗仁在穗祇有打打球、跳跳舞，喝喝洋酒，除了安插他的「王親國戚」之外，很少過問軍政事務。白崇禧呢，精力充沛、軍事，民團一把抓；且又過問省政，不但省府廳處長，黨委府委要由他決定，就是一等縣的縣長，也得他點頭才行。黃旭初

呢，介乎兩大之間，雖則貴爲省主席，且曾做過白崇禧的頂頭上司，年齡又比李、白還長，學歷也比他倆高，但是並未曾有過實權。不過在他個人而言，升爲三傑之末，也已躊躇滿志了。

「李（濟琛）、李（宗仁）、黃（紹竑）、白（好）、李、黃（紹竑）、白（好）、李、白（好）、李、黃（紹竑）、白（好）、李、白（好）、李、黃（紹竑）」也好，外表看來，似乎很是團結。實則黃紹竑早在十九年衡陽之役時，白崇禧怪他援兵到得太慢，致遭慘敗，黃一怒而改投中央，出長內政，主政浙鄂，因禍得福；如果仍啃全省民團總指揮這瘦骨頭，既空洞無物，又無兵無權，如何能熬到廿五年的選政中央？說到白崇禧和李濟琛的關係，大概早已欠陸了；筆者廿四年在蒼梧縣和平鎮富樂村陳卓如家（李濟琛之世好）陳君就曾說過：「白健生這人呀，不敢領教呵。」至於白崇禧與黃旭初的關係，黃雖謙君子，但受氣多了，也有擊石出火的一天；尤其抗戰以後，白崇禧所推荐的人，個個邀准。有時連推荐的手續也省掉，祇要向中央有關單位說說，中央便逕行下委。像田糧處長李一塵，財政廳長韋贛唐，教育廳長黃樸心，都是走的白氏路線，也可見白先生之權傾天下了。這批人，祇有白先生目無黃主席，使黃旭初難堪之至，埋伏了以後白黃反目的種子。

從鎮南關到山海關

民國十五年革命軍北伐，廣西也出了不少部隊，因爲衝勁足，都担任前敵戰鬥工作，所以打到河北灤東一帶，可說南起鎮南關，北迄山海關

；連上兩湖、兩廣，人多稱做長蛇陣。北伐的兩年，在廣東的，在湖南的桂籍軍人，都互通聲氣，形成一股勢力。像在廣西有黃紹竑的十五軍；在廣東的有李濟琛的第八軍；在湖南的有葉琪的第十二軍，并支持湘人何健當主席；在湖北的有李宗仁的第四集團軍，并支持鄂人胡宗鐸當主席；在平津的有白崇禧的衛戍總司令，暨屬下李品仙，廖磊的第八軍、第卅六軍、第十三軍（白自兼軍長）。實力雄厚，傲視其他集團。不料正在聲勢最盛的時候，胡漢民獻三陳倒李策，廣東的陳濟棠、陳銘樞、陳策乘李濟琛被扣湯山，即倒戈相向；湖南的劉建緒也獨立了；湖北被李明瑞抽了後腿；平津的部隊給唐生智收編了。一月之內，局面大變，輸得很慘！祇剩下廣西老家的黃紹竑還守的穩。李宗仁、白崇禧隻身回來，拿黃紹竑的本錢作孤注一擲。十八年兩次攻粵，十九年入湘，都告敗績，招來陳濟棠佔領桂東



李濟琛以廣西籍出任廣東省主席，民十六年他是廣西軍要中的實力派。

南精華地區；（陳始終勝仗，李白奈何他不得。陳銘樞又銜尾窮追，直逼桂林；（其後北援蘭封始退）劉建緒的湘軍又攻陷柳州；（毛澤東匪軍攻入長沙，始行回湘。）朱紹良的中央軍更入平樂；（中原戰起，奉命北調。）龍雲的滇軍也包圍南寧（被黃旭初擊敗）。

本來，作為長蛇陣龍頭的白崇禧，在魯滌平案發時便應提高警覺；再不然，在被免職時便應有所打算。唐生智加發三個月軍餉，白先生為什麼吝嗇公務存著不用而不加發到四個月？於是被唐生智三言兩語，便把二、三十萬大軍遊說過去，隻身逃亡，平津銀行存款被充了公，逃亡時反而潦倒不堪。直到逃至香港與李宗仁碰頭，才氣憤憤的一同回桂，起兵「復仇」，可惜拍子慢了半拍，便註定以後幾年每戰必敗的命運。

在平津的二、三十萬大軍，多屬湘籍唐生智舊部，但其中由白崇禧自兼軍長的十三軍萬多兩萬人，都從第七軍撥來，是廣西子弟兵，平時生活在亞熱帶的南國，一旦調往冰天雪地的北方，且又遇上最冷的十八年冬季，碰巧唐生智又反中央而兵敗唐河，戰死的、受傷的、冷僵的通通死了。這批剛強的八桂子弟，暴骨異鄉，又怪誰呢？

在廣西省內老百姓所受戰爭的慘狀，筆者拙於措詞，祇有拿白崇禧與黃紹竑鬧翻之後，黃氏溜到香港，策動旅港桂籍人士之如廣西大學副校長盤珠初等上蔣總司令請求解救廣西老百姓電文，就記憶所及，錄兩段在下面，以見廣西父老所受痛

苦之一般。傳聞電文出自容縣人，曾任廣州政治分會秘書廖某的手筆。

「自西北抗頑，中原鼎沸，邦人交構，上下遑離。吾桂僻處南荒，見聞多阻，地方當局，誤以兵諫促進和平，致兵連禍結，生民塗炭。鈞座近在洛陽倡示和平，同時吾桂黃季寬（黃紹竑字）先生亦有響應之真電。中央地方，同倡祥和，天時人事，豈曰偶然，歷劫餘黎，聞風額手，願德音所惠，實利全民，哀我桂民，寧不奮起。回顧頻年烽火，杼柚早空，風雪殘冬，凍餒相望，生機一線，僅為來歲春耕。倘履端以前，戰事未解，則此兩年鋒鏑之孑遺，必將輾轉委填於軍事斷續未定之中。人類同情，誰無肺腑，此就桂民現狀懇鈞座早定大計者一。五嶺以南，桂雖僻懸，而俯視滇黔，下控百粵，北制三湘，南連外邦，為有事南服者所必用。縱橫梟桀之倫，輒利用吾桂形勢之特殊，挾持自重。前車未遠，來軫方遄，列陣以待，共拚生死。敗者固傷亡枕藉，勝方亦肝腦塗地，百姓何辜，既被強征強調以赴沙場，齊民無罪，每為流矢流彈而填溝壑。誰無父母，白髮者尤抱喪明之痛，或有家室，青春婦孺，淚痕以啼紅，不應死者而死矣，該慶生者又何生乎。此懇鈞座對桂早定大計者二。」

白崇禧陳濟棠之間

白崇禧別號劍生，是其老上司馬曉軍在模範營時替他取的，後來乘劍改健，成了健生。伯南

是陳濟棠的別字。論學歷，白是保定生，陳是陸小出身，比文比武，白強於陳遠甚；論地位，白自民國十六年即官拜上將，建旌上海；陳還是李濟琛手下的一名師長。偏偏這老陳處處卡着老白，好似五行中的金尅木。

民國十八年，白崇禧率領桂軍於五月、十月兩次攻粵，打到廣州附近赤白泥，石圍塘，都被陳的內線作戰戰略打退，追到廣西的貴縣賓陽一帶。十九年在衡陽又碰上陳濟棠援救陳銘樞而使白軍傷亡慘重。北流容縣之役，根據陳濟棠自傳：「蔣總司令是不主張打這一仗的，結果白逞強好勝而打了，張桂聯軍輸得很慘。民國卅八年，白崇禧兵敗桂南逃到海口，陳濟棠會嘲他：「祇贖這點點（指撤到海南的千餘人），算甚麼！由我編遣好了。這小池塘，容不下你這大魚，還是



曾任廣西省主席做過白崇禧頂頭上司的黃旭初

去台灣吧。」由此，可見陳濟棠錯打正着，處處卡着老白，庸人厚福的話，不無哲理。

人到走運的時候，就是銅牆鐵壁也擋不了。陳濟棠給胡漢民捧上代李濟琛的寶座，宣誓時雙手發抖，辦公不敢登陸，竟而隨口說說：使反對派的徐景唐第五軍讓出東莞增城；不久將成敵人的三關廣西軍退出廣州；死對頭黃紹竑也來廣州晤面。（黃以為李濟琛待陳不薄，不致於倒李。）陳濟棠從此當上南天王達七年之久，任內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連老天爺也幫上了忙。到民國廿五年倒楣的時候，與廣西合夥反中央，自己要倉皇逃港，李白黃却安于其位，受到中央器重。這，祇有拿一個運字來解釋。

內戰的誰勝誰敗，本與老百姓無關，但陳濟棠的征服慾極為濃厚，祇是比之陳炯明剝人皮的殘酷好點罷了。就拿筆者身受和目擊來說：民國十八年，陳濟棠軍入梧州之後，對凡在黃紹竑時代辦過黨，當過校長，做過新聞記者的都被捉去坐牢。家叔玉生公當過蒼梧師範校長，舍下竟被陳軍圍搜，門窗破損，金銀飾物，被掠一空；鄉村的嚴海峯家也是如此。其他逃不脫的父執輩如蒼梧縣黨部常委李肇賢、蒼梧第一高小校長郭紹予，民國日報編輯陳寶堅都被扣押，李肇賢且瘦死獄中，其他的人直至廿年粵桂合作才被釋出。這無妄之災，不獨舍下遭遇過，觸過這霉頭的尚大有人在。

陳濟棠佔領梧州之後，除稅捐照舊征收外，還加了一個貨脚出口加一捐，想想

：廣西全省的物產，多由梧州出口，這苛捐，多大！支出呢，高中、師範、勞工教育通通叫停。廣西大學，不但不復課，即校舍也被政工養成所佔用。想讀書的，無校可進多慘。

上面所說胡亂抓人，大刮地皮，雖則出自客軍，但白崇禧先生不去惹他，他們又怎會攻擊到這窮山惡水來。民國十八年二、三月間，李宗仁正在上海醫目疾，李濟琛被扣，即化裝逃港，靜靜的在港住了四十多天，及與白崇禧碰頭，才掀起攻粵之戰。可說李宗仁、黃紹竑都是被動，白崇禧是積極而主動。

衡陽鏖戰死亡積野

民國十九年五、六月間，中原大戰前夕，廣西為響應閻錫山、馮玉祥反抗中央，兵出湖南，勢如破竹，不旬日，即下長沙岳州，武漢震動，垂手可得。滿以為先閻、馮而下武漢，造成形勢比人強的局面，好在擴大政府中抬高身價。但是衡陽這一要地，沒有留下重兵，被湘軍劉建緒偷襲包圍；白崇禧迫得回師救衡；陳銘樞率蔣光鼐、蔡廷楷兩師離粵，道出衡陽，又包圍白軍；黃紹竑由桂往援白軍，也包圍蔣光鼐、蔡廷楷；陳濟棠從粵北趕來，又包圍黃部。自核心以至外圍，雙方兵員共達六層，重重混戰，死拚狠鬥，慘烈得很！結果桂軍敗北。當時湘桂交通，祇靠徒步，死的固然不及掩埋，傷的也無法運走醫治，聽其自然自滅，回到廣西，清點人數，少了三萬三千多人。這三萬多人，進是死的死了，傷的也死了。這是參加是役戰爭的一個高級軍官說出來的。勝的陳濟棠、陳銘樞、劉建緒三部，碰上能征慣戰

的桂軍，大概死亡人數也不致低于桂軍多少吧。時值北平擴大會議開羅和中原大戰即將上演，各通訊社多注視北方的演變，沒有留意到這衡陽之戰，故少爲人知。台北公論報四十九年五月六日社論中有說：「十九年中原大戰，歷時八閱月之久，雙方動員兵力百萬以上，死傷總數達卅萬，支出軍費達五億之鉅，戰區之廣，戰禍之烈，不獨北伐之役未足與擬，即民國以來亦絕無其例。」這一統計，不知有否將白陳在衡陽之戰計入？這一不應打而打的仗，究應歸誰來負責？

左手右政不明本質

民國廿年，粵桂修好；廿二年，剿平東蘭、鳳山韋拔羣、李明瑞、張雲逸、俞作豫、鄧小平等的蘇維埃組織；（目今張俞都是匪軍的元帥級人物，鄧小平且權傾紅朝，非復當年在東鳳當小嘍囉的窮酸態了。）便在廿三年三月訂定自衛、自治、自給的三自政策，關起大門，埋頭苦幹。三自政策確是實行三民主義的政策，可惜却被另一個「用左手，行右政」的政策而拖垮抵銷了。這左手右政的人事政策，雖秘而不宣，但李、白、黃都執行得很徹底。所謂用左手行右政，是認爲國民黨幹部老類庸，幹勁不強，不能擔負推行新政的任務；要起用富朝氣，肯賣力的共產黨徒和左傾份子才能把三民主義之政推得動。李、白、黃自信以爲「我有的是槍桿，要汝行國民黨之政，誰敢說個不字。」因此，共產黨徒，左傾份子，和其他三山五岳人馬都身居高位，受到重用。他們也以廣西做庇護所，以李、白、黃做保姆。其實，李、白、黃都不瞭解共產黨的本質，

低估了左傾份子，導致日後的慘敗。

白崇禧的老師李仁仁是如假包換的共產黨，專做反國民黨及反政府的工作，已經謝康博士說過，恕不多贅。廣西所用共產黨徒及左傾份子，可說車載斗量，這裏所要說的僅是一個代表，看這代表在廣西的地位和他的作風，就可見廣西行的三民主義之政都走了樣。

陳良佐等赤色份子

這代表，就舉陳良佐吧。陳良佐，賓陽縣人，出身陸大，與黃旭初爲同學。追隨軍閥馬濟任團長于湖北，北伐軍攻下武漢，始投回廣西旗下。初任靖西縣長，被控案件高如山積，即爲省各廳處所鄙視，而反爲白崇禧所賞識，許爲文武全才，民國廿四年，升他爲梧州區民團指揮官兼行政監督（等於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任內措施乖謬，爲黃旭初所不滿，抗戰初起，李宗仁兼安徽省主席，推掉這陳良佐赴皖任民政廳長。嗣李辭兼職，皖主席由廖磊繼任，陳的所作所爲更爲廖磊所不齒，廖磊白白被他氣死；廖將死時

對人說：「我之死，是被陳良佐氣死的。」陳不容於安徽，又由白崇禧把他弄回廣西任民政廳長。「解放」前夕，白才覺察到他一向垂青培植的陳良佐竟到香港學新民主主義去了。廣西陪共，陳又回桂出任全省土地改革委員會主任委員。茲將陳主任胡作妄爲的事跡，介紹幾件如下，使知左手右政之大錯特錯。

民國廿四年，陳在梧區指揮官任內，適值廣東省封川縣政府硬說毗鄰蒼梧縣屬的木雙鄉，是封川縣的轄地，要來收糧征稅，并派員來辦地籍、戶籍轉移。陳良佐據報之後，即征調民團千多人，并派一個保安中隊，率同縣長蔡灝（後任安徽建設廳長），攻入封川好幾個鄉村。幸而封川縣民逃避一空，沒有鬧出命案。西南政務委員會除電黃旭初制止外，并派委員黃季陸前往調處。那時，兩廣正值水乳交融，陳良佐惟恐天下不亂，想藉這件事來破壞兩廣團結，并驅使畏懼民團訓練的民衆，脫離廣西省籍。（當時廣東沒有民團訓練）後來黃季陸查明木雙鄉確爲蒼梧轄地，黃旭初也有電訓他要爭失地，請到東北去始罷。

民國廿五年，無緣無故扣押蒼梧縣政府財政科長歐蘭生，藤縣象棋區長盧英奇，并佈告招告。所謂招告，是并未獲得罪證，希望民衆提出控告提供線索的意思，實開政治史上前所未有的先例。結果，沒有一個人來控告，歐、盧兩人又是黃旭初的親信人物，陳良佐的公審活劇，便悄悄的落幕而放人。

卅三年冬，黃旭初胃病赴成都留醫了好幾個月，按照廣西向例由民政廳長代理主席，陳良佐



赤色份子在廣西胡作妄爲的陳良佐的嘴臉

便放了好幾個共黨份子當縣長。李宗仁母死也披麻帶孝的侯甸(鎮球)即出任果德、橫縣縣長，(不半年，由五等縣升三等)便是其中之一。陳良佐做得最不漂亮而又最暴露李、白、黃統治廣西的污點的，是把侯甸的岳父陳汝楫也派做一等甲的蒼梧縣縣長。因那時仍是日敵盤據期間，他的胞弟陳十桃，也就是侯甸的親外叔，正做着漢奸組織的維持會會長。一正一邪，同出一門，中央軍，忠義軍又雲集縣境，反攻梧州，丟盡廣西面子，老百姓罵白崇禧、黃旭初罵到狗血淋頭。勝利之後，陳十桃的漢奸罪自又逍遙法外。共匪陷

桂後，侯甸當起偽廣東省人民政府秘書處長，陳汝楫則當蒼梧縣「民革」書記，偽縣建設局長。他們這一裙帶家人，可說歷國民黨、日本、共產黨三期而不敗。又陳良佐之任用侯甸、陳汝楫，都教他倆向田糧處長嚴海峯討封八行書，有人問起，便指說是嚴介紹的來做擋箭牌，後來嚴知上當也無法補救了。至於鎮壓蒼梧縣六堡鄉反抗征兵剝村暴政，也是他的「傑作」，更是左手右政失掉民心的政策。似這種違反人性，殘民以逞的人，如果不是白崇禧袒護支持，早就被老百姓革掉他的命了。

類乎陳良佐這種共產黨和左傾份子之在廣西，可說汗牛充棟：像中國國民黨廣西省黨部書記長，也是共產黨湖南省黨部書記劉士衡、省立廣西師專和地方建設幹部學校校長楊東蓀，教育廳長黃樸心，建設廳長陳雄，田糧處長李一塵，廣西銀行香港分行經理趙可任，綏靖公署政治部正副主任王公度，謝蒼生，區渭民，和人所共知的劉斐，真可說濟濟高官，盡皆共謀。這左手右政的結果，在抗戰時期，桂林即有「民主」城之目的，桂東又有何香凝，柳亞子組織的自衛會出現。三自政策，即因此而被拖垮。(下期續完)

姚琮詠韓復榘復築艷聞詩

劉昭晴

故總統府國策顧問、國民大會代表姚琮(味辛)於民國三十九年撰雜詩四十首，其中一首憶寫韓復榘與上尉「副官」東北大學女生張天牧同寢共枕席艷聞。原詩如下：

「珠光照四壁，百媚萃一身，皓齒多宜笑，美目時傳神，不學紅玉鼓，不參木蘭軍，虎帳一穢亂，夢回春有痕，歡樂難再得，強梁安可親，極目折翼鳥，江漢淚痕新」。

姚琮原詩下加以註語：「丁丑秋(民國二十六年)盧溝橋之戰，山東省主席韓復榘派少數兵於德州，虛與委蛇，且拒李宗仁北上督師，旋京滬失守，率所部退襄樊，擬與川軍合，

且約劉湘相機而動，明年(二十七年)一月十二日，蔣委員長會各將領於開封，復榘與焉，沐主席劉時為設館，而復榘請於其室增榻，以供上尉副官張天牧寢處，每飯亦同席，人皆異之，迨復榘伏法，天牧亦入獄，始知其為東北大學女生，與復榘共枕席者有年，所增榻，殆虛設也。無罪獲釋，投于副總司令學忠，于學忠贈二百金遣之，轉武漢不知所終」。

筆者山東人，對韓復榘的「故事」所知自多，韓復榘本係河北省霸縣人，只在山東任省主席達八年之久(民國十九至二十六年)，故外人多誤其係山東省人，實則非是，自韓伏法後，確使國人震驚，並能激勵人心，提高士氣。四川劉湘於韓復榘伏法之同月二十日病逝

漢口，有謂「槍斃韓復榘，嚇死劉湘」之傳說，雖非真實，但在姚詩之附註中亦不無可信之處。

姚琮詩註釋提及韓復榘從副官張天牧竟為東北大學「女生」，女扮男裝確是所有記載韓復榘怪人怪事之報章雜誌未曾刊佈的珍聞。

姚琮先生，浙江瑞安人，畢業保定軍校、陸軍大學，曾任黃埔軍校總教官，校長辦公廳主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副官長，首都警察廳廳長，軍委會委員長辦公廳副官長，首都警察廳當然相識，且因姚先生曾任軍委會辦公廳副主任，掌管機要，對韓復榘伏法前後經歷各事，知之甚詳，所記韓復榘與東北大學女生豔事，應該是百分之百的真實，不容置疑。